

花與霧，人間風景，生滅流轉，去後了無痕。學佛路上的種種法門無非都是「借假修真」，當下覺照，回復佛性。「日夕清淨心」的意境，比「花非花」更契入生命所需。

撰文・盧蕙馨（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兼任教授）

年 輕時聽聞白居易〈花非花〉一詩：「花非花，霧非霧。夜半來，天明去。來如春夢不多時，去似朝雲無覓處。」

覺得意境幽美浪漫，但不免給人說不出的惆悵感。

最近參加一項演講活動，來自全臺各地的志工期盼多年，籌辦過程通力合作，國際知名的講者再次鼓勵聽眾：「發現自己內在的力量，而非依賴外在的教條。」旋風式地來去，落幕時，我想起了〈花非花〉那首詩，在腦中盤桓多日後，有了更深的體悟。

其實，人生有數不清的諸多戀棧，然而美好的聚會有散時，

愛慕的人不會久留，逸樂富足不可能永恆持有，以為實在的肉身也終究銷亡。

花、霧、春夢等，原屬人間的風景或寄情所在，看似可以忘卻、彌補生命的缺憾，殊不知它們也生滅流轉，去後了無痕。

白居易一生仕途顛沛，廣結佛教僧侶，在唐朝文人中最為突出。他的詩作關懷世道民生，廣泛流傳社會各階層。他在〈白氏洛中集〉中自述：「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，狂言綺語之過，轉為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，轉法輪之緣也，十方三世諸佛應知。」

原來，他生命的底蘊不是逐

風花雪月，而是回向佛心的究竟真實。他自稱：「辭章諷詠成千首，心行皈依向一乘。」在〈閑吟〉一詩中，他流露無為無著的自在：「自從苦學空門法，銷盡平生種種心。」

這「種種心」是什麼心？因六根對六塵而生的執念，加上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的推波助瀾，若缺乏當下的覺照，恐怕如塵垢積覆，難以回復原本的清淨佛性。

白居易因佛法的洗滌，悟所見所聞屬「空中幻有」。他晚年一心念佛，所著〈念佛偈〉有言：「何以度心眼，一聲阿彌陀……日暮而途遠，吾生已蹉跎。日夕清淨心，但念阿彌陀。」

我因事相上的個人感受，得以窺知這位唐代大詩人「借假修真」的法緣。學佛路上的種種法門，無非都是「借假修真」，目標是得清淨光明的無量智慧。

「日夕清淨心」的意境，比「花非花」更契入生命所需。^①

證嚴上人
袖履足跡

撰文・釋德侃